

千岛南洋

忠诚的道路如此漫长

我把最后的诗篇留给你

我的笔锋

指向千岛南洋

所有能够和不能想像的痛苦都被揭示

所有能够隐瞒和不能揭示的历史

都被遗弃在残破的野镇路边

和城中火化的广场

林幸谦◎著



千岛南洋



❖ 林幸谦



恋岁文本

千岛南洋



作者 / 林幸谦

责任编辑 / 若萍

美术设计 / 温清团

发行人 / 张金胜

出版 / 马来亚图书有限公司

地址 / Pustaka Ma-Tu

20 Jalan PJU 5/16, PJU 5

Dataran Sunway Kota Damansara

47810 Petaling Jaya, Sungai Buloh

Selangor Darul Ehsan, Malaysia

电话 / (603) 6157 7194 / 6157 1225

传真 / (603) 6156 1650

印刷 / 益新印务有限公司

地址 / Percetakan Advanco Sdn. Bhd.

23 Jalan Segambut Selatan

51200 Kuala Lumpur, Malaysia

电话 / (603) 6258 9211 / 6257 0699

传真 / (603) 6257 0761

出版日期 / 2005年5月 / 初版

2005年5月 / 第1刷

定价 / 西马 RM32.00

东马 RM35.00

港币 HK60.00

ISBN 983-182-029-0

版权所有·翻印必究

■ 本书如有缺页、破损、装订错误，请寄回本公司调换。



千島南洋

《名家推介》

(摘要)

★ 刘再复 [著名作家学者]

作为学人，林幸谦是那样严谨，他严格地按照学院的规范与逻辑去研究，去分析，去构筑那个符合学院程序的理论建筑，而诗人林幸谦桀骜不驯，狂放无忌，在诗中反叛学院的规范、逻辑和禁忌。整部《原诗》中有一学院与生命的张力场，可以读作诗人对知识殿堂的叩问和对自身化为知识界一份子的叩问。我们看到一种不屈的悲壮美。这种诗人之性与诗人之音，在当今诗歌领域中确实是罕见的，可谓掷地有声的孤绝之声。

★ 痲弦 [著名诗人]

我喜欢他直接诉诸感官、痛快淋漓的语言风格，那些一点也不雅驯的字群，像是来自旷野，不是来自书斋，锐利有力，充满了渗透性，那不是智识人案头死板的名言，而是名言质感的形象化。学院派的语言习性，他澈底摆脱了。林幸谦诗的重要旨趣，在于感性和知性的交光互影，他不是用诗在说思想，而是用诗表演思想。思想的演出，就是诗的演出。如果林诗是一个行动的场域，那语言就是其中最活跃的角色；如果语言的反动就是诗的反动，林幸谦的遣词造句，对传统来说都是一种颠覆。

★ 杨乃乔 [北京首都师范大学比较文学系主任、所长]

如果我们从中国古典诗歌美学的某一视点来隐喻林幸谦的诗，他的诗在创作方法、审美风格、思维理念及诗人身份上更接近宋代的人文诗。从某一视点上来看，林幸谦在后现代语境下的汉诗写作也表现出一以文字

为诗、以才学为诗、以议论为诗的美学倾向。他运用后现代话语与后殖民话语入诗为典，这是幸谦赋予诗意象深处中的种种理趣。

林幸谦是诗者与思想者的双重身份整合体。诗人就是哲学，哲人就是诗人，两者之间再不存有柏拉图时期宇宙本体界划的鸿沟。这就是林幸谦在追诗中完成追思的理论可能性。他把诗的成规延伸到哲学的层面。酿成一种言志的哲学思考。林诗的哲学深度，来源于他的理论修养与文化语境。他不仅仅企望在诗中呈现出现代生命的审美意象，而更在于现代生命的审美意象中追寻一种言志的哲学深度。他不是理论上虚拟后现代景观下“空谈”后现代，而是在真实的后现代景观下“诗谈”后现代。

★ 陈慧桦 [世新大学英文系主任]

林幸谦的诗篇是一种对政治的偷窥，或是一种作为他者对多元文化、多元种族的政治社会的偷窥，而且是一个他者的偷窥。由于他的特殊经验以及随之而采取的策略奏效，故其对边缘性/化有鞭辟入裹的刻划，而且边缘性本来就是要用了解构文化中心/母体的策略。

★ 刘小新 [年轻学者]

在众多的诗作中，林幸谦体现出作为在几度空间飘流的华裔的无根意识，而这种无根飘泊感不仅仅是形式上的背井离乡，更是精神上的无所归依。这种自我的分裂和精神的交战最直接地彰显出诗人躁动的生命情态和心灵世界。但有趣味的是，林幸谦的世界中既含有佛禅的感悟，也有基督教的痕迹。诗中所援引的语词如“红尘”，“命运”，“蝶”和“圣

灵，“安息日”等等杂揉为一体，而这种杂揉并非融通而仍是一种龃龉，因而两种宗教的交织更可视作诗人价值世界的更深层次的分裂。作为马来西亚的华裔作家，东方人对佛教的兴趣似乎是根植于诗人的心灵深处的，而基督教来世观念潜移默化的影响，也在诗人的作品中留下了明显的踪迹。两种宗教的集结，说明林幸谦在努力追寻生命之超越。

★ 黄万华 [著名学者]

林幸谦的《生命启示录》写得极为凄烈悲凉，在母亲与儿子、生存与死亡、英雄与苍生等多种对话中，诗人“英雄不死/苦难不止”，“英雄/误尽苍生”“最英雄的爱恨/有最人类的哀愤”的悲号哀鸣，震聋发聩，撕人心弦，使人顿悟到构成战争、历史的最大深厚背景的恰恰是苍生的生生死死。

★ 徐国能 [新锐学者作家]

在视野上，林幸谦显然受到当代后结构主义、女性主义、后殖民论述等文学理论的濡染，因此对于事物的体察，也往往藉由这种观点出发。林幸谦的诗不流于事物表象所引发感情上的澎湃，转而专注于内在理性的思辩与检证，又因其马华作家的特殊身份，因此对于国家、传统、文化、中心等敏感议题充满兴趣，在处理过程中有其特殊的调子，表面上，他多半表现出一种难以追往的悲怆与不忍其零落却又无计可施的孤绝，但在深层里，却更有一种来自边缘对于中心的质疑与抵抗。这样的语言使用营造了其诗情寡理胜的特质，当我们阅读他的作品时，不容易在瞬间被饱满的情绪感染，但却不免深思其旨而更加惊慑，故林幸谦虽无辽长的诗龄，却能在短时间内独树一帜，引人侧目。

千島南洋

目 录 I

- 名家推介（摘要）
- 目录
- 千島南洋的乡愁 / 谢冕.....001
- 文化回归、离散台湾与旅行跨国性：
“在台马华文学”的案例* ——《千島南洋》代序
张锦忠.....008

卷一 漂鸟们 —— 千佛篇

- ◎ 住在地下铁的女人.....028
- ◎ 血腥玛莉的向晚.....030
- ◎ 学者.....032
- ◎ 新好男人.....034
- ◎ 博士候选人.....037
- ◎ 女媧.....041
- ◎ 知识分子.....044
- ◎ 地铁雨季.....046

千島南洋

目 录 II

- ◎ 边界.....049
- ◎ 长岛冰茶的人间.....052
- ◎ 破碎的乡愁.....054
- ◎ 飘泊之身.....057
- ◎ 幻影薄荷冰.....059
- ◎ 漂·飘.....061
- ◎ 婚后的叙述者.....063
- ◎ 凡夫.....066
- ◎ 漂鸟们.....068

卷二 占城术 —— 岛志篇

- ◎ 遗址.....072
- ◎ 酒吧夜店的丛林.....074
- ◎ 写情.....076
- ◎ 列车系谱.....078
- ◎ 下班的灯火.....081

千島南洋

目 录 III

- ◎ 浮世车站.....087
- ◎ 指南山下的末世记忆.....089
- ◎ 地下插图.....093
- ◎ 香港之幻.....097
- ◎ 婚姻注脚.....102
- ◎ 贡品.....106
- ◎ 中年稿本.....110
- ◎ 失语的航道.....113
- ◎ 伪装.....117
- ◎ 广告.....120
- ◎ 东方吉普赛.....122
- ◎ 占城术.....124

卷三 第三世界 —— 南史篇

- ◎ 第三世界.....126
- ◎ 地下笔记.....128

千島南洋
目 录
IV

- ◎ 伤之城池.....132
- ◎ 南方荒野.....133
- ◎ 南京旧曲.....135
- ◎ 岭南地带的中年图示.....140
- ◎ 香港地图.....142
- ◎ 尊严.....144
- ◎ 讯息.....147
- ◎ 征服.....149
- ◎ 酒店.....151
- ◎ 半岛的滋味.....153
- ◎ 故国的神话.....155
- ◎ 人潮之幻.....158
- ◎ 海外人.....162
- ◎ 马六甲的旧城门.....165
- ◎ 地下诗刊.....169



千島南洋
目 录
V

卷四 我的青春海岛 —— 洋帆篇

- ◎ 女色二章.....172
- ◎ 处女.....176
- ◎ 诗人年轻时期的驿站.....179
- ◎ 我的神话与年少的终结.....181
- ◎ 青春牒呈.....188
- ◎ 年轻.....192
- ◎ 七月雨.....194
- ◎ 遗失的学院.....195
- ◎ 南土记忆.....201
- ◎ 如水丰华.....203
- ◎ 枯林疏处的背影.....207
- ◎ 国界.....211
- ◎ 蝶.....214
- ◎ 归.....216

千島南洋
目 录
VI

- ◎ 丰华之恋.....219
- ◎ 歇斯底里的年纪.....221
- ◎ 借来的童话.....224
- ◎ 男体二章.....226

【附录·名家评阅】

- ◎ 对学院与城市的诗化叩问
刘再复.....232
- ◎ 漂泊是我的美学
~林幸谦生命情结的文学省思 / 痼弦.....241
- ◎ 政治 / 他者的偷窥仪式
~谈林幸谦的诗集 / 陈鹏翔.....250
- ◎ 歌讴生命的凄绝美吗?
陈慧桦.....265

千岛南洋的乡愁

◎谢冕

*

*

*

在千岛南洋，那里有明媚的阳光和充沛的雨水，还有在城市的尽头那广袤无际的热带雨林，在明珠般闪亮的肥沃的大地上，生命在艰难中生长并成熟着。这生命仿佛是那浓密的森林中默默生长的一棵树，它吮吸着这大地肥美的乳汁，它的根须深扎在这土地里，沐浴这里透明的空气、阳光和海水给予它的恩惠。它生长着，它认同这里的土地。理所当然，他把这里看成了它的乡邦和家园。这些树，都是在这临近赤道的土地上生长起来的，但有的却是借助风、借助雨水从远处过来的种子生成的。这些来自外地的种子在这里找到了发芽生根的一方沃土。这些原有的和外来的树，他们共同组成了这大地无边无际的绿。

千岛南洋是勤劳而又勇敢的华裔子孙劳作和创业的地方。这些来自中国沿海的人们，他们离乡背井，漂洋过海来到了这块养人的天空和大地，一代人接着一代人，在那里耕耘，与当地的族群，共同创造了值得自豪的财富和文明。但不论怎样，这批有着自己的血统、语言和习俗的移民者，在他们的血液中奔流着一个古老民族的记忆。因此，他们在漫长的岁月中（基于主观的，也基于客观的原因）总难摆脱一种客居的心态。这种心态，在一般民众那里可能是朦胧的、飘忽的、似有似无的存在，而在一个知识者那里——特别是在敏感的诗人那里，却是一种根与血的分离所带来的“身份不明”的刻骨铭

心的痛苦。它可能成为近于遗传的与生俱来的、灵魂的重压，是内心深处永难愈合的裂痕和伤口。两个家园：祖先的家园和现今生活着的家园，其间隔着一个辽阔的海洋。此刻它在诗人的心目中却是一个“破碎的大海”——“我的故乡就在岸上，再也无法圆满”。诗人的乡愁是破碎的。

林幸谦的这本诗集，有力地印证了我的上述判断。我惊奇地发现，在这部诗集中不管写的是什么内容，用的是什么题目，尽管是千头万绪，可是百折千回，总通向一条大体相近的线，那就是表达异乡过客的思绪。诗人通过各种途径和方式，总是向我们讲述一个共同的“寄寓在异地的故事”（〈半岛的滋味〉）。诗人总是在向我们表达这样一种强烈的情怀——在“边界”感受“在异国的星空中累积起来的相思”（〈边界〉）。这里频繁地出现的是与“漂泊”和“寻根”相关的词语，而在纷繁的意象的重叠、交叉和链接中，在具体可感的岛与半岛和幻影般的遥远的大陆之间，总游荡着一颗充满焦虑的心灵。这诗集中的一些重要的诗篇，总给我们提供一种可能，即通过错综复杂的场景、从多向交叉的角度，甚至是从迥异的主题中，都或明或晦地流淌着这股来自悠远时空的牵索。

乡愁的主题是中国文学的传统。历朝历代的诗人都表现过。在当代台湾的诗人中，乡愁更是他们经常表现的传统主题，这其中尤以余光中先生的诗作表现得最为充分。但若以林幸谦的诗中的乡愁与余光中等的作品相比较，二者之间则有明显的差异。在余光中和他的同代人那里，是有一种家山阻隔、骨肉离散的至少长达半个世纪的离乱所带来的伤痛，但不论是“母亲在那头，我在这头”，还是“我在这头，大陆在那头”（〈乡愁〉），或者是站在基

隆港遥想多寺、多亭、多风筝的江南，是“回也回不去”的多燕子的江南（《春天，遂想起》），但那回不去的、或在梦中想念的毕竟是、而且归根到底是属于自己的。所以，在余光中那里尽管有对于人为的阻隔所发出的遗憾，从而表达了重新整合的热烈愿望，但他和他们的乡愁原先是完整的，而最终也归于完整。

而对于林幸谦，情况就不一样。他感到自己航行在“失语的航道”上，他“呼吸着岛与大陆的暧昧的气候”，他面对的是“破碎的大海”。他自知“故乡就在岸上”，却“再也不能圆满”。他称这是“破碎的乡愁”。浓重的破碎感充盈在他的诸多的诗行之中——大海是破碎的，乡愁也是破碎的！那么，到底是什么造成了这种强烈的破碎感呢？诗人坦言，这种他称之为的“过分发酵的乡愁”，是由于对于“文化的追思”所引发的。林幸谦不仅用破碎来形容大海，也以此来形容乡愁，这与他的生存环境有观。在千岛南洋，他所面对的无边的海洋，也是阻隔了他与故土、当然也是产生了乡愁的海洋。岸就在遥远的那边，但始终不可抵达。这一点，他与台湾一代怀乡的诗人截然不同。可以说，他们是可能抵达的，而对于植根于异邦的这些移民的后代来说，则不可能。很清楚，其间存在着身份认同的问题。作为中国人，他们既“不是”，然而又“是”。这就是处境和身份的尴尬。

我把读诗的这种感受，定名为“千岛南洋的乡愁”正是此意。这不是中国传统的乡愁所能概括的。在古代，客子为了求生或谋取功名而羁留他乡，或是由于战乱而流亡异地，每当莺飞草长，秋风落叶，念及父母妻儿，乡愁油然而生；在近代，由于政局变动，或由于其他原因，

山川阻隔，有家而归不得，于是有了“边界望乡”一类的伤及内心的浩叹！白发千丈，愁绪弥天，这些乡愁之作于是成为了中国文学的传世瑰宝。这里要说《千岛南洋》作者的忧患感，可以说，这种忧患不是一般的离愁别绪，也不是一般的念旧怀古，甚至也不会涉及家山寥落、骨肉离散等等，而是一种更为深沉的由“文化追思”所引发的、被作者称之为的“文化乡愁”。

要是说，是异乡的土地养育了他们的血肉之躯，而中国文化则养育了他们的精神。对比而言，后者是一种隐秘的、但却是深入骨髓的绵延恒久的遗传。是梦境也罢，是诱惑也罢，是神话也罢，这一切对于真切地感受到它的伟大辉煌的人来说，最不堪忍受的是与它的那种若即若离的、可望而不可即的“永远充当他者”的状态。诗人说，“秋天我只身离开半岛，意图解构乡愁的密码，却发现破碎不堪”²；又说，“把我放逐的国度，在边界吞我”，在故国的神话中，“永远充满他者”³。

有些评家已经注意到林幸谦的诗注重理性，有“情寡理胜”⁴的特点，即使他在抒写旷古的乡愁之时，他在情感上依然是内敛的。这种理胜于情的特质，一般都认为是诗家之忌，但却不尽然如此。例如林幸谦这里所做的，由于对外在的情愫作了高浓度的提炼，使他的诗情发出了理性的光辉。他身居“边缘”远望“中心”，置身于不同文化的冲撞从而导致内心矛盾，他将这种感受总结为“文化乡愁”。他不是单纯地再现这种情感，更在表现过程中渗透了浓厚的世纪反思的内质。如在《人潮之幻》中，他写“一盏灯敲破一扇长窗，百年的旧梦横跨海峡……展开缠绵的文化论述”，便含有批判的意蕴。再如《海外